

赫赫的战功沉沉的星 ——拿破仑饮恨滑铁卢

一流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高手，出类拔萃的统帅，不可一世的帝国皇帝……

拿破仑拥有数不清的荣耀。19世纪初，拿破仑在大革命后动荡的法国政坛上崛起，无论是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还是在烽火连绵的战争沙场，都表现出其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才能。他率领法国军队连年征战，足迹踏遍了欧洲大陆，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征服了几乎所有的国家，即使是对手多次成立反法同盟对他也奈何不得，无法抵挡拿破仑军队的铁蹄。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得不说拿破仑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的征战记录表明，每次作战即使是失败，拿破仑也在能利用的兵力下取得最大限度的战果，真可称之为军事上的盖世“魔王”。

物极必反。征服者，往往最终被征服。在一些英雄身上，常常有那么一种浓重的悲剧色彩。

拿破仑就是这种英雄。或许，拿破仑所拥有的桂冠太多太沉，多得使他和法国喘不过气来，疲惫了，使法国和拿破仑本人都成了被征服者；以至于今天当人们想起拿破仑的同时，

自然地会把他与一个充满忧伤与悲剧意味的地名——滑铁卢联系在一起。

然而 铸就滑铁卢的悲剧并非一时一地之工。败绩 早已显露了……

漫漫征俄路，几多伤心泪

歌德被拿破仑的侍卫领上了楼梯，走进一间大客厅。在客厅的一端，拿破仑正在一张圆桌前用早餐。身穿军服的军官们向他作各种报告，他一一给以简短回答。见歌德来了，拿破仑咀嚼牛肉的面部肌肉运动得更放肆了。“啊，要找的人就是他！”

拿破仑这个人什么都想征服。现在，他要关心一下歌德这个大文豪，和他谈上几句，作两句指示。“歌剧应该成为民众的学校！”他又叉了一块肉放到嘴里。

“如果您把这个剧本献给亚历山大沙皇，”他顿了一下 非常温和地说：“那将是个绝妙的主意。”

这是 1808 年 10 月 2 日。歌德没有机会把剧本献给沙皇 而拿破仑在 1812 年却有了一个更“绝妙”的主意，率领他无敌的大军直接开到莫斯科，和亚历山大来了一次“绝妙”的会面。

亚历山大的所作所为令拿破仑愤恨不已。他竟然下令对法国输入的主要商品课收重税。而且事情还远不止如此。俄国还允许 600 多艘商船伪装成中立国商船把货物运入港口，然后再从俄国经陆路把这些商品流入普鲁士、奥地利、波兰和整个欧洲大陆。这样一来，拿破仑所谓的“大陆封锁”就名存实亡了。更使拿破仑难以容忍的是，该死的沙皇亚历山大竟

然秘密勾结英国人缔结反法条约。他还敢向拿破仑了发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军队撤退到奥得河以西地区。

“荒唐 无耻 亚历山大 你真是没劲透了！”拿破仑愤愤不平，气得两眼冒火。“我一定要征服这个可恶的不知好歹的家伙，还有他的将军们。库图佐夫这个老不死的在奥斯特里茨被我的士兵一枪打中额头，真有趣，他还想和伟大的拿破仑较量！唉，他也是无奈。本格尼森？不值一提！苏沃洛夫？噢 苏沃洛夫 他已经死了 让沙皇祈祷苏沃洛夫再生吧！”

说实在的 拿破仑早就想彻底征服沙皇了。每次 亚历山大都和法国皇帝作对，他是几次反法同盟的组织者、积极参与者，多次率兵攻击拿破仑。而拿破仑每次总以优美的作战艺术给亚历山大上课，有几次差点让他当了俘虏。

“我不能宽恕这个罪恶的笨蛋。”拿破仑置亚历山大的通牒于不屑。让战争去说明一切。为此，在 1812 年 2 月和 3 月法国分别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这些条约使拿破仑可以在任何战争中全权指挥普、奥的 5 万军队 并得到两国的大量给养。

终于，1812 年 5 月 9 日 拿破仑亲率 60 万大军踏上了远征俄罗斯的漫漫征途。拿破仑大摇大摆地张着声势，很有招摇过市、炫耀权力的架势。“前进吧 渡过涅曼河 把战争带到俄国领土上！”拿破仑向他的士兵发出号召。6 月 24 日 法军以 300 名波兰士兵为前导 在科夫诺城附近 经过 4 座桥梁跨过涅曼河，开始了对俄国的入侵。

然而 就在拿破仑集中精力去教训沙皇的时候 英国人却又在捣乱。英国一直是法国的最大敌人，在法国最强盛的时候，拿破仑的愿望就是跨过英吉利海峡，占领英伦三岛，彻底

铲除这个心腹之患。然而倒霉的费伦纽夫无法打破英国的海军封锁，无法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集结战舰于英吉利海峡。而英国人凭借海峡的屏障，频频对法国采取行动。这次英国又给拿破仑添乱子了。不过，拿破仑有办法牵制他们，他鼓动美国与英国开战，这样英国人就会自顾不暇了。

另一个讨厌的对手是西班牙人。虽然拿破仑的部众击败了西班牙的军队，但是西班牙贵族却十分强硬。拿破仑也忽视了西班牙人民的自尊心，被占领的西班牙人至死也不会屈从他。因此，西班牙在继续战斗。西班牙成为拿破仑身上的一块“烂疮”。

可是为了进攻俄国，拿破仑决定置这块烂疮于不顾，全力去惩治沙皇。

这样，拿破仑就面临着东西两线作战。这恰恰是犯了兵家大忌。拿破仑在冒险。

拿破仑的 60 万大军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涌向莫斯科。然而，这股洪流每前进一步都在被分成许多支流，并不断地被沙漠吸收，最后干涸了，消失了。

渡过了涅曼河，法军急速地向纵深挺进。他们如入无人之境，在荒漠无垠的涅曼河东岸，在地平线的尽头，竟没有看到俄国军队的影子。还是在工兵开始架桥的时候，俄军的几个轻骑兵曾飞驰而来，询问架桥的原因，但随即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一连好几天，法军都没有受到激烈的抵抗。6月28日，法军顺利地占领了维尔诺。

随着补给线的拉长，拿破仑用于保障的兵力越来越多，军队的补给也发生了初步的困难，尽管战前在普鲁士和波兰境内集中了大量的补给物资，但是运到前线的很大一部分补给

品，却到不了士兵手中。由但泽开往涅曼河的货船，常被英国巡洋舰劫夺。再从涅曼河的港口把军需品运往陆上各地，马匹的消耗更是十分惊人。士兵们不能得到食物补给，有时只好挨饿。于是，经常发生抢劫行为，以致行军路线两侧几公里之内的村庄都被过路法军抢劫一空。为了约束士兵的行为，拿破仑命令内伊派出骑兵巡逻队，把那些四处抢劫的士兵追回归队。

拿破仑毫不怀疑 只要一次决战 就可以把屡败屡战的俄军彻底击溃。

然而 出乎意料的是 俄军步步后退 拿破仑根本没有什么“决战”的机会。巴格拉季昂指挥的俄军第二军团，本来要在第一军团退到德里萨筑垒地域时，绕向敌翼侧和后方，配合主力打击法军 可是当法军于 7 月 8 日占领明斯克后 他却率领部队从斯洛尼姆撤向涅斯维日，尔后又退到博勃鲁伊斯克和姆斯季斯拉夫利。接着，巴格拉季昂又率部向斯摩棱斯克奔去，并最终赶在法军之前到达了该城。

在第二军团撤退的同时，巴克莱指挥的第一军团也拼命地向后撤退。巴克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率部队途经波洛次克撤向维捷布斯克，随后，也退往斯摩棱斯克，预期在那里同巴格拉季昂军团会合。

拿破仑想在在维尔诺及其以东地区歼灭俄军主力的计划，由于俄军的不停退走而落了空。因此，他命令法军紧紧追赶，企图在维捷布斯克抓住并消灭巴克莱军团。7 月 28 日，法军占领维捷布斯克，但马上大失所望，在几个上小时之前的夜间俄军刚刚撤走。拿破仑的计划又一次被打破。他为此而非常懊恼。

随着进军的深入，战线的延长，法军的补给情况进一步恶化。后勤部门的工作，总是适应不了作战部队的要求，前方与后方的联系经常出现脱节的现象。拿破仑为此而忧虑心焦，但又无计可施。

“我一定要抓住俄国军队与之决战。”拿破仑坐在指挥部里自言自语。终于，在踏上俄国的领土近两个月的时候，拿破仑有了一次与俄军交手的机会。

俄军的一再退却引起了国内许多人的不满。本来，按照巴克莱的想法，俄军应该继续向腹地退却，以便进一步收缩自己的兵力，更加拉长法军的战线。军界、政界的不少人对巴克莱横加指责，就连亚历山大沙皇也用一种怀疑的态度审视他。特别是退到斯摩棱斯克后，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再轻易放弃这个地方，俄国就失去了西部的前哨阵地，这样莫斯科就会门户洞开，处于危机之中。如果造成这样的结局，谁都无法交待。在这种情况下，俄军的统帅巴克莱只好组织在斯摩棱斯克打一场防御战，尽管他个人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

8月16日，大批法军到达了斯摩棱斯克西面的第聂伯河边。8月14日至16日法军向斯摩棱克挺进时在途中同俄军后卫部队进行了几次激烈的交战。俄军打得非常顽强，阻滞了法军的前进速度。在一次交战中，内伊元帅差一点成为俄军的俘虏。

8月16日早晨6时，法军在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从正面向斯摩棱斯克发起进攻。俄军依仗强大炮兵的有力支援，依靠第聂伯河的砖质堤岸，占据一切有利地形，组织有效的防御战斗。直到下午6时法军才进到城市的近郊由于不能发展而暂时停了下来。拿破仑把达乌元帅喊来向他命令：

“明天你一定要给我拿下这座城市！”

8月17日，法军再次发起进攻。当天的战斗比前一天更为激烈，法军加强了炮兵火力，以致城中的房屋大部分遭到破坏。可是法军仍然没能进入城市中心。夜幕降临了，拿破仑不肯罢休，命令炮兵继续向城内轰击。隆隆的炮声和桔红色的闪光交织在一起，整个城市杂乱纷纷。忽然，城内传出了震撼大地的爆炸声，接着又腾起了冲天的火光。原来俄军又开始撤退了，他们炸毁了自己的军火库，放火焚烧建筑物。就在爆炸声中，在火光冲天的夜晚，巴克莱率部撤出城市，随后便同巴格拉季昂的部队会合在一起了。由于通往莫斯科的大道畅通无阻，而且巴格拉季昂进行了可靠的掩护，这次撤退进展顺利。

18日拂晓，法军侦察员报告，俄军全部逃跑了。斯摩棱斯克已经成为空城。拿破仑又一次大失所望。他郁郁不乐，在随从的陪同下巡视城市。到处都是伤员，街上躺着许多战士和马匹的尸体。在这次战役中，法军付出了1.2万人的伤亡代价，但俄军还是溜走了。

俄军的这种战法就像罗马人对付迦太基的汉尼拔一样，很有效。但是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俄国人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亚历山大更不高兴，于是库图佐夫成了俄军司令。

库图佐夫的战略和前任一样也是诱敌深入只不过是改变了撤退的方向而已。沙皇逼迫库图佐夫与拿破仑决战。在无奈中双方在距莫斯科120公里的博罗季诺村摆开了阵势。

激战的前夜终于来临了。

恐慌和动摇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法军兵营。多雨、寒冷的秋夜送走了风和日丽的白昼。战前不安的等待使人无法人

睡，潮湿阴凉的土壤更令人难以成眠。劈柴燃烧殆尽，篝火奄奄将熄，寒气阵阵逼人。昨天，法军官兵都看到了广阔的博罗季诺战场，目力所及，到处布满了俄国军队。俄军的顽强作风已为法军所领教。他们人人都明白，明天将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回营。在莫扎伊斯克附近度过的这一夜晚，使他们特别感到柏林、巴黎、里斯本是那样的遥远。法军士兵陷入一片恐慌。

他们的皇帝也惴惴不安。拿破仑彻夜难眠。他渴望交战，但又害怕交战。他算计着，还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打到莫斯科。他明白，当战争结束尚遥遥无期的时候，在交战中损兵折将对他来说是多么危险。

突然，拿破仑仿佛听到了俄军撤退的嘈杂声。他奔出营帐，侧耳细听，并审视着俄军营中的灯火……然而那里万籁俱寂。拿破仑步回营帐。

拿破仑知道他的士兵都疲倦了，而明天他们将投入一场生死攸关的激战。他询问士兵们是否已饱食战饭，命令给警卫军分发 3 份米饭和面包干。拿破仑掩饰着内心的不安，问他的副官，是否对明天的胜利充满信心。当听到“我们必胜，尽管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回答时，拿破仑对什么是战争大发起议论来。他甚至哼起了战歌：“从南到北 / 军号 / 吹响在决战的时刻……”然后双手抱头，沉思了片刻。他使自己清醒过来，又问库图佐夫是否已经撤退。当得知俄军仍在原地未动时，他说，库图佐夫已老朽不堪，玩忽职守。拿破仑竭力按捺住心中的不安，忍受着声声的咳嗽，好不容易才昏昏入睡，但又做起了恶梦。

库图佐夫也是彻底未眠。他在铺着地图的桌前踱来踱

去，焦急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紧张的时刻就在等待中慢慢地消逝。

黎明前，兵营内更加寂静。天亮后，法军就起床了。沉闷的鼓声打破了田野上的寂静。在有节奏的鼓声中，各团宣读了皇帝的谕旨：

“军人们！你们所渴望的交战就要开始了。胜利全靠你们。我们需要胜利，因为胜利将给我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舒适的营房和尽快返回祖国。……让我们的后代骄傲地回忆起你们今天的功绩吧！当人们谈论你们中的每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说他参加了莫斯科附近的大会战。”

拿破仑要使他们相信必须取胜，而他们也相信拿破仑。

此刻，他们怎能想到，许许多多的人已经注定不能“尽快返回祖国”和给亲朋讲述“莫斯科附近的大会战”的丰功伟绩了。他们曾为了拿破仑许下的诱人的尊荣富贵而去厮杀。然而现在，在度过了这个难熬的、令人不安的夜晚后，在这个寒冷多雾的9月之晨，他的话却未能打动每一个士兵的心，未能使每一个人都振作起来。

太阳在森林后面远远的地方冉冉升起。一声炮响冲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篝火在晨雾中熄灭，阵阵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拉开了双方交锋的战幕。

战斗在俄军所有的阵地上打响了。拿破仑的主要突出方向很明确：他决心突破俄军左翼中央阵地，然后迂回俄军主力，将其压向河边予以歼灭。

不断有副官带回报苗诺夫科耶钝角垒的消息，这些消息时而令人焦虑不安，时而使人欢欣鼓舞。这一切表明，钝角垒在数小时以内将决定整个交战的命运。

科姆潘率领的法军一个师，在树林的掩护下逼近钝角垒开始列阵进攻。但俄国炮兵一阵狂射，就把他们赶回了树林，科姆潘负伤。这时，达武元帅亲率本军先头旅发起冲锋，突入钝角垒，但遭俄军迅速反击，致使法将军戴斯特和德塞身负重伤。达武的坐骑被击毙，他本人被震伤，他的部队溃不成军。

拿破仑接到进攻被击退、两位将军负伤和他最得意的元帅被震伤的报告后大吃一惊，半晌说不出话来。“一定要拿下来！”拿破仑组织力量，接二连三地向钝角垒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博阿尔奈军也开始进攻库尔干纳亚炮垒并很快得手。法军占领了中央炮垒，隔断了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奉库图佐夫之命巡视战场的叶尔莫洛夫立刻意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他马上调集附近的乌菲姆斯基团所属各营向敌人发起反击。

士兵们冲上了炮垒。博纳米将军被俄军一司务长生擒。法军士兵抱头鼠窜。俄军的大炮也在山岗上轰鸣起来。

战近晌午。战场上烟尘蔽日，钝角垒和各炮垒都隐没在烟尘中。法军无论是在拉耶夫斯基炮垒，还是在钝角垒，或是在乌季察村，都未能取胜。

大批的士兵在田野上蠕动 时而出现整齐的纵队 时而变成方阵 突然 阵脚大乱 人们一窝蜂地往回逃窜 死者、伤者一个个扑倒在地上，无主的马在狂奔；然后，重新排成纵队和方阵。人流如潮，一涨一退，往复不已。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流逝。被击溃的团队在向后退却，新的团队补充上来，投入白刃战。然后又被击溃，接着又是一场激烈的炮战。大炮的轰鸣传到方圆数十里开外，连空气都在颤动。巨大的回声在树林里此起彼伏，在河谷上空回荡。这是自火药发明

以来最残酷的一场血战，仅在10个小时之内，俄、法两军伤亡总数即达10万人。连参战者自己都称这场交战为巨人战。战斗无休止地进行着，谁也说不清何时能结束。

在这场交战中拿破仑的意志第一次屈服了 动摇了。但他仍不灰心，他的才智尚未泯灭。拿破仑不断组织新的进攻。到下午4时，法军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终于攻占了俄军左翼的几个主要的钝角堡。随后，骑兵团企图向纵深扩张战果，又被俄军的第二、三骑兵团所阻，没有多大进展。当然俄军也是损失惨重。他们在抗击了法军的多次猛烈进攻以后，最后退到了第三阵地。在整个战线上，俄军被迫放弃了主阵地。由于天色已晚，拿破仑也把军队撤回回到出发阵地。

天气渐渐地黑下来，一场残酷的血战终于停止了。夜幕降临了，天下起雨来，刮着凛烈的秋风。四周一片漆黑，天气寒冷。伤员在不断地死去。

法军此次是够惨的。许多将士开始清醒，他们甚至咒骂拿破仑把他们带到俄国来。军队溃乱不堪，伤员无处可躺到处是尸体，人尸马尸横七竖八；血汇成了河。遍地是丢弃的武器到处是坍塌或烧毁的房屋原野上弹坑累累。被胸甲骑兵砍死的俄国炮手躺在炮旁，大片大片的步兵尸体东倒西歪。将军们、军官们和士兵们默默地踱来踱去。他们感到压抑和惊奇。他们不相信自己还活着。互不相识的人们不由得交谈起来。大家都在挨饿。士兵们忘记了世上的一切，伸手去摸死者的口袋，寻找面包干……

营地死一般的寂静 既无歌声 也无话语 就连在皇帝身边也听不到往常的那种奉承话，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士兵们对不计其数的伤亡和微不足道的几个俘虏感到惊讶。要知

道，只有这些才能说明胜败。惨重的伤亡说明了敌人的勇敢，而不是敌人的失败。

这支伟大的军队从此一蹶不振。

9月8日凌晨，库图佐夫放弃阵地向莫斯科全线撤退。

在拿破仑的司令部里人们惊讶不已 库图佐夫的军队消失了。拿破仑振作起来。他不能马上开始追击，因为俄军的后卫还守在阵地上，但库图佐夫还是溜了。

拿破仑又一次巡视了博罗季诺战场。有人提醒他说，这里成了巨大的墓地。他知道，他损失了 4.7万人和 47名将军 但他仍神气十足地回答：“到莫斯科还有两天的路程 而到了莫斯科，一切都会被忘掉的。”

拿破仑派缪拉的骑兵为先锋，向前推进。

法军官兵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路上空空如也 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库图佐夫甚至连车轮子也没有丢下。一座座新墓和竖起的十字架说明，俄军是在掩埋好阵亡将士的尸体以后，从容撤退的。

“经过一场鏖战 还能这样秩序井然地撤退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大惑不解的内伊对缪拉说。

拿破仑来到前面 但他亲眼看到的是 缪拉的先头部队经过激战，伤亡惨重，仍未能进入莫扎伊斯克。拿破仑被震惊了。他沉思着，对周围的一切看也不看，继续向莫扎伊斯克走去。人们提醒他有危险，他才停下来，久久地凝视着前面。在前面 6万俄军的营火铺天盖地，遮断了通往莫斯科的大道。

库图佐井然有序的撤退表明，博罗季诺并非是拿破仑的胜利。

斗争还在继续。

为了保存实力，库图佐夫决定放弃莫斯科。但是这一决定是极其痛苦的，几乎所有的俄国人都反对这样做。但是库图佐夫要坚持撤退。

后来 当人们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库图佐夫时 他们都 说 库图佐夫放弃了莫斯科 但他拯救了俄罗斯。

是的，法国官兵冒着沙尘和火海浓烟，丢下了一具具尸体，终于占领了梦寐以求的莫斯科。他们满以为这次彻底胜利了，他们将得到和平俄国人的臣服，他们将拥有美酒、面包和荣誉，可是他们除了看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什么也没有得到。

就在拿破仑住进克里姆林宫，安安稳稳地做起胜利者的美梦之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到莫斯科在大火中走向毁灭。在被烧成一片虚墟的街道上，士兵们来回乱窜，仍在进行抢劫。他们毫不顾及拿破仑——他们的雷神的到来。这使拿破仑感到震惊。他下达了一个又一个命令，然而终未能制止作为军队战斗力基础的纪律的崩溃。面对这样一个毁灭的过程，他已无能为力。

然而 拿破仑还不知道 在莫斯科城外正在燃起一场对他来说更加可怕的大火。这场火将使他的军队和他作为伟大统帅的英名化为乌有。游击运动、人民战争有如燎原烈火，正到处燃起，骄横不可一世的侵略者面临灭顶之灾。

拿破仑稳坐在被大火焚毁的莫斯科，极力想站稳脚跟。已经习惯于靠赔款、征税和掠夺过寄生虫生活的法军，一旦运输和供应中断，就连正确利用莫斯科尚存的数量可观的储备品都不会。用度节俭的达武写道，他的军队虽能保证供应并得到休养 禁卫军也能得到休养 但是 不少部队由于饥饿 经

常为在莫斯科划分抢劫区域而展开争斗；士兵们纪律松弛，开小差者与日俱增，军队在瓦解。

达吕建议将莫斯科变成坚固堡垒，调来预备队，待来年春季再发动新的攻势。

“好一个大胆的主意。”拿破仑称赞道。但他拒绝了。拿破仑明白，在被武装农民包围着的莫斯科过冬，将导致他全军覆灭。

拿破仑设想了一个新的宏伟计划。他向元帅们宣布，决定烧掉莫斯科的剩余部分，然后经特维尔向彼得堡进军。

他鼓励元帅们说：“请你们想一想，当全世界知道我们在3个月内征服了北方的两个首都时，我们该有多么光荣，全世界会怎么讲呢？”

元帅们都愁眉苦脸一言不发。达武和达吕提醒拿破仑，严冬即将来临，全军已断粮草，而此去彼得堡的路途又充满着艰辛。这个计划跟在莫斯科过冬的计划一样，也是不现实的。

拿破仑不理解俄国及俄国人民，以往他通过奸细的报告已对俄国了如指掌。他不明白，为什么占领维也纳和柏林就能给他带来整个世界，而占领莫斯科却只能给他带来新的灾难。虚荣心使他没有勇气承认自己是战败者。

法国皇帝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长时间地徘徊着，为寻找摆脱眼前困境的良策而冥思苦想。

无数只乌鸦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盘旋，它们刺耳的叫声打破了宫中死一般的寂静。

窗外秋雨绵绵，风卷起火灾后留下的灰烬，街道上弃置着一堆堆破碎的家什；天空中黑云低垂。拿破仑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俘虏。他是自由的，但同时又无权驾驭这一切。拿破仑

的心情遭透了。

10月，莫斯科的冬季已经来临。茫茫的积雪开始覆盖大地，法军陷入闻所未闻的困境之中。寒冷和饥饿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生命。有人这样形容：“当时如果我碰到任何一个人有块一面包，我就会要他给我一半——要不我会杀死他把整块面包夺过来。”寒冷和饥饿使那些曾跟随皇帝东征西战的勇士们成了没有人性的狼，每逢一匹马倒下，他们就蜂拥而上如同狼群一样地争食。”

库图佐夫似乎跑到西伯利亚去了。在冰天雪地中度过冬季，那简直是疯了，追击，更不可能了。斯摩棱斯克至莫斯科的交通补给线经常被规模不大的俄军切断。法国皇帝决定给沙皇最优厚的条件，让他投降，甚至只需签订一个停战的协议。但沙皇拒绝了拿破仑这个仅仅是保存面子的提议。

10月19日拿破仑率领10万法军撤离莫斯科。这位伟大的统帅感到难受，因而彻夜未眠。这是拿破仑生平的第一次逃跑。

时间在可怕的寂静中慢慢地消逝。拂晓，拿破仑带着随从出去侦察。他们遭到了哥萨克骑兵侦察队的袭击。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拿破仑才未被俘虏或死在哥萨克的长矛之下。这使拿破仑非常震惊。返回司令部后，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要来了毒药，显然是准备一旦被俘就服毒自杀。

上午10时，拿破仑在卫队的保护下又出来观察俄军阵地。他仍不太甘心就这样离去。但是库图佐夫强大的军队并没有走远。他们仍坚守在攻不破的阵地上。拿破仑明白，他没有光彩的出路了，眼下剩下的只有一条可耻的路——沿着完全被毁坏的斯摩棱斯克大道逃跑。拿破仑带着深深的遗憾

走在禁卫军的前头，踏上了斯摩棱斯克大道。

博罗季诺交战之后 52 天，拿破仑及其军队又一次来到这里。到处是被猛兽和野狗撕碎的尸体。法军士兵行走在这昔日的战场上，被这眼前的景象所震惊。他们想尽早离开这没有坟墓的大坟地。

士兵们越走越远。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一切牺牲都白费了。俄国是不可战胜的，而等待他们的，是和他们在博罗季诺原野上看到的尸骨不全的同伴们一样的命运。死神紧紧地追随着人们——后面和侧翼，俄军在步步紧逼，前面则是饥饿和冬季的严寒。于是，法军内部理性也逐渐地在泯灭。士兵不服从军官，军官只知道珍惜从莫斯科抢来的财宝，对士兵蛮横残暴。有时甚至为了一块面包、一件衣服或篝火旁的一席之地而发生殊死争斗。夜间，他们互相偷窃，扒下和拿走快要死去人的衣服。从莫斯科带出来的那些疲惫不堪、衣不遮体的俄国俘虏士兵，如果掉队 50 步，就立刻会被处死。法军过后，留下了一串串俄国人的尸体。这更加激起了俄国人对拿破仑和法军的刻骨仇恨。

俄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勇猛地追击敌人。法军后卫部队试图阻击俄军，结果不但未能阻住，反而损失了大量的人员、大炮。法军继续逃跑。不到 10 步远，法军就留下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或一具尸体。在两天中，法军被迫炸毁了 100 多辆炮弹车。许多零星的小股法军投降当了俘虏。

法军终于到达斯摩棱斯克。这支军队已由撤离莫斯科时的 10 万人减少到 4 万人。拿破仑打算在这里补充粮食，休整部队。但是，储备在这里的粮食几乎全没了。拿破仑气急败坏，命令枪毙军需官。拿破仑在无奈之中决定将保存下来的

粮食供合皇帝禁卫队而将其他部队留在城外。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智和人格。士兵中，有的穿着女人的大衣、牧师的长袍。他们个个衣衫褴褛，浑身肮脏；一双双凶狠的眼睛由于风吹沙打而泪水涟涟。饥饿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往城里闯。但是，拿破仑命令关闭要塞大门，禁卫军用武器驱散了饥饿的士兵。仅一个晚上，驻在城外的士兵就吃掉了 215 匹战马。而到次日，士兵们终于撞开了城门，拥入斯摩棱斯克，开始抢劫仓库和酒窖。

派去镇压的禁卫军自己也喝得烂醉，滋事斗殴。在城市的各条街道上，又留下一具具新的尸体。然而，当拿破仑获悉库图佐夫已经开始平行追击，随时有可能切断他去奥尔沙的道路时，便放弃了斯摩棱斯克，继续撤退。

拿破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俄罗斯的原野上。军队已丧失了战斗力，人变成了野兽。雪落在死尸上，形成一个个雪堆。斯摩棱斯克大道成了拿破仑军队的长形墓地。

更寒冷的冬天就是死神的化身。在以后的日子里，法军大批地被寒冷夺去了生命，忠实的法军虽然还在挣扎，但他们已无能为力，10 万多法军成了俘虏，更多的士兵在战斗和严寒中失去了生命。可怕的瘟疫在军中流行，士兵们毫无抵抗力，只能等待死神的来临。

12 月 12 日，拿破仑再一次出现在涅曼河畔。6 个月前，他的 60 万大军从这里源源开进俄国；而现在，他只剩下了 3 万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丢弃了武器的难民。他丧失了所有的骑兵和几乎全部的炮兵。

拿破仑抛下部队，坐上篷马车，隐姓埋名，经华沙返回法国。